

說

郭

續

說郛續目錄

第四十三

冥寥子游 片隆

廣寒殿記 御製

洞簫記 片黎

周顛仙人傳 御製

一瓢道士傳 袁中道

醉叟傳 袁宏道

拙效傳 袁宏道

李公子傳

陳繼儒

楊淑妍別傳

陳繼儒

阿寄傳

田汝成

義虎傳

祝允明

倉庚傳

楊慎

煮茶夢記

楊維禎

西玄青鳥記

茅元儀

真寥子游

四明屠隆

真寥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譚行不典之禮
何謂匿情之談主賓長揖寒暄而外不敢多設一語
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腑掉臂去之轉
盼胡越面頰盛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語馳也燕坐
之間寔辨有口迺託簡重身有穢行謬爲清口懼要
言漏實莊語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不根之
語其而假優伶之詠歌以亂之卽耳目口鼻悉非我

可噴喜笑罵總屬不真俗已如此雖欲力矯之不能
何謂不典之禮賓客酬應無論尊貴雖其平交終日
馨折俛首何嘗于天而日與之遠何親于地而日與
之近貴人纔一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
地矣彼此相詣絕不欲見而下馬投刺徒終日僕僕
夫往來通情非舉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褒
衣束帶紳如櫪猿虱嗜膚癢甚而不可捫跬步間行
輒恐險官守馬上以目注鼻視不越尺寸視越尺寸
人卽從旁偵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

大者三尺在其前清議在其後寒暑撼其外得失煎
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上通脫自喜不
涉此途則已一涉此途不得不俛而就其籠絡冥寥
子將縱心廣意而游于濔濔之鄉矣

或曰吾聞之道士處靜不枯處動不喧居塵出塵無
縛無解俄而柳生其左肘有鳥巢于其頂此亦冥靜
次寥之極也供爨下之役拾地上之殘此亦卑瑣穢
賤之極也而至人皆冥之子厭仕路之跼蹐而樂奇
游之清曠無適心爲境殺乎冥寥子曰得道之人入

水不濡入火不焦觸實若虛蹈虛若實靡入不適靡
境不冥則其固然余乃好道非得道者也得道者櫛
柄在我虛空粉碎投之驚喧穢賤若濁水青蓮淤而
不染故可無擇乎所之余則安能若礫之從風風寧
則寧風搖則播若沙之在水水清則清水濁則濁余
嘗終日清靜以晷刻失之終歲清靜以一日失之欲
聽其所之而在境不亂不可得也使天子可以修道
則巢許何以箕穎使國王可以修道則釋迦何以雪
山使列侯可以修道則子房何以謝病使庶官可以

修道則通明何以挂冠余將廣心縱意而游于莽漭之鄉矣

或曰願聞子游真寥子曰夫游者所以開耳目舒神氣窮九州覽八荒采真訪道庶幾至人啖雲芝逢石髓御風騎氣冷然而飄渺不知其何之然後歸而掩關面壁了大事矣余非得道者宅神以內養德以澹游氣以虛敢不力諸然而未也宅神以內忽而馳于外養德以澹忽而移于濃游氣以虛忽而着于意其中不寧則稍假外鎮之其心無以自得則或取境娛

之故余之遊迹奇矣挾一烟霞之友與俱各一瓢一
柶百錢自隨不取盈而欲令百錢常滿以備非常兩
人乞食無問城郭村落朱門白屋仙觀僧廬戒所乞
以食不以酒以蔬不以肉其乞辭以孫不以哀畀則
去之其不畀者亦去之要以苟免飢而已有疑物色
者避而自免去有見凌者屈體忍之有不得已無所
從乞卽以所携百錢用其一二遇便卽補足焉非甚
不得已不用也行不擇所之居不擇所止其行甚緩
日或十里或二十里或三十四十五十里而止不取

多多恐其罷也行或遇山川之間青泉白石水禽山
鳥可愛玩卽不及住選沙汀磐石之上或坐而眺焉
邂逅樵人漁父村氓野老不通姓氏不作寒暄而約
略談田野之趣移晷乃去別而不關情也大寒大暑
必投栖止焉而不行懼寒暑之氣侵人也行必讓路
津必讓渡江湖風濤則止不渡或半渡而風濤作則
凝神定氣委命達生曰苟渡而溺天也卽恐寧免乎
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遭惡少年于
道或誤觸之少年行其無禮則孫辭謝之謝之而不

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有疾病則投所止而
調焉其同行者稍爲求藥而已則處之泰然內視反
聽無怖歎如是則重病必輕輕病立愈如其大運行
盡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踪迹所至邏者疑焉
而以細人見禽或以情脫或以智免如其不免則游
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行而託宿石庵茅舍無論也
託宿而不及卽寺門崑阿窮簷之外大樹之下可以
解息或山鬼伺之虎狼窺之奈何山鬼無能爲苦虎
狼無術以制之不有命在天乎以四大委之而神氣

了不爲動卒填其喙數也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
初其游以五嶽四瀆洞天福地爲主而以散在九州
之名山大川佐之亦止及九州所轄人迹所到而已
其在赤縣神州之外若須彌崑崙及海上之十洲三
島身無羽翼恐不能及也所遇亦止江湖之士山澤
之臞而已若扶桑青童暘谷神王桐柏小有王母雲
林諸真身無仙骨恐不得覩也其登五岳也竦立罡
風之上游覽四海之外萬峰如螺萬水如帶萬木如
蒼星河摩于巾領白雪出于懷袖鴻鵠舉手可拾日

月掠雙鬢而過之卽嘯語亦不敢縱非惟驚山靈殆
恐只尺通乎帝座矣上界晴灑萬里無纖翳下方雷
雨晦冥而不知微聞霹靂聲細于兒啼斯時也目光
眩昏魂氣躍躍出壙垠卽欲乘長風而去何之乎或
西日欲匿東月初吐烟霞晃射紫翠條奕峰巒遠近
乍濃乍淡又或五夜聞鐘聲大殿門不關虎嘯有風
颯颯去披衣起視則兔魄斜墮殘雪在半嶺烟光溟
濛前山不甚了了于斯時清冷逼人心意欲絕又武
嶽帝端居群靈來朝躡節參差鈴管蕭蕭殿角雲氣

其帔霞綃恍惚可睹似近而遙快哉靈人之音何彼
冷風之斷之也五岳而外名山復不少矣若四明天
台金華括蒼金庭天姥武夷匡廬峨眉終南中條五
臺太和羅浮會稽茅山九華林屋諸洞天福地稱仙
靈之窟宅神明之奧區者莫可殫數芒屨竹杖縱不
能遍歷隨其力之所能到而遊焉飲神漢之水問仙
鼠之名啖胡麻之飯餐栢上之露或絕壁危峰陡挿
天表人不能到則以索自縊而登或石梁中斷玉屣
忽開奮而闖入無恐餘訝竄竅之洞深黑而不見底

偉通一線仰逗天光以火自焚而入焉無恐以尋高
流羽士肉芝瑤草及仙人之遺蛻處游于大川若洞
庭雲夢瞿塘巫峽具區彭蠡揚子錢塘空濶浩淼魚
龍神怪之所出沒微風不動空如鏡也神龍不怒抱
珠臥也水光接天明月下照龍女江妃試輕綃躡文
屐張羽蓋吹洞簫而出凌波徑度良久而滅胡其冷
爽也惡風擊之洪濤隱起嗚呼賈怒天吳助之大地
若磨焉寓縣若簸焉恍乎張龍公挾九子擘青天而
飛去胡其險壯也又秀媚靚粧莫如虎林之西湖楊

柳夾听桃花臨水則麗華貴嬪之開曉鏡也菱葉吐
華芙蓉濯濯朝光澄鮮芳香襲人則宜主合德之出
浴也天清日朗風物明媚朱閣朝臨蘭橈夕泛則楊
家妃子之笑也烟雨如黛群山黯淡奇絕變幻亦大
可喜則吳王西施之顰也冥寥子散步西冷六橋已
而深入天竺靈鷲禮古先生罷而出訪丁野鶴于烟
霞石屋之間又潮音落迦則冥寥子之家山也觀音
大士道場在焉采蓮花而觀大海豈不勝哉

意興既遠汗漫而行萬里足下耳目偶愜其性或旬

日居之終朝趺坐以煉三寶道德五千言其竅與妙
乎玉清金笥其志與覓乎扶桑玉書其不問隣乎陰
符二篇其機在日乎太上指其觀心古佛操其定慧
因禪定以求參同則兀如非枯也仙靈之官真如之
寺金身妙相焜耀如日月燭旣明矣香旣清矣羽人
澗子分蒲團而坐啜茗進菓繙經閱藏小倦則相與
調息入定久之而起則月在籐蘿萬籟閒然沙彌以
頭觸地童子擦藥爐而暝于斯之時雖有塵心何由
而入也若在曠野矮牆茅屋酸風吹扉淡日照林

羊歸乎長坂飢鳥噪于平田老翁敝衣亂髮而攢
桑之下老婦以瓦盆貯水而進麥飢當其情境悽絕
亦蕭瑟有致哉若道人之遊以此爲厭薄則不如無
遊也若入通都大邑人烟輪轅車馬填委冥寥子行歌
而觀之若集百貨者若屠沽者若倚門而謳者若列
肆而卜者若聚訟者若戲魚龍角觥者若朽蒲蹴踘
者冥寥子無不寓目焉興到入酒肆沽濁醪笑拈魚
生菜兩人對飲微醒長吟采芝之曲徘徊四顧意豁
如也驚詫市人何物道者披藍縷蕭然而風韻乃爾

乎衆共疑之蓋仙人云須臾徑去不見

高門大第王公貴人置酒爲高會金釵盈座玉盤進
醴堂上樂作歌聲遏雲光隸守門拄杖在手道人聞
入乞食焉雙眸炯碧意度軒軒而高唱曰諸君且勿
喧聽道人歌花上露花上露何盈盈不畏冷風至但
畏朝陽生江水旣東注天河復西傾銅臺化丘隴田
父紛來耕三公不如一日醉萬金難買千秋名請君
爲歡調鳳笙花上露濃于酒清曉光如珠如珠惜不
久高墳鬱纍纍白楊起風吼狐狸走其前獼猴啼其

沉香渠上紅粉殘。祈年宮裡蒼苔厚。請君爲歡。早回首。歌罷若有一客怒。曰：道者何爲？吾輩飲方驩。而渠罄來。敗人意。亟以胡餅遺之。道人則受胡餅趨出。一客謂其從者曰：急追還。道者前一客曰：飲方懼。恨渠來。潤人以胡餅逐之。善矣。何故追還？後一客曰：僕察道者有異。欲令還而熱視之前。一客曰：乞兒也。何異之有？彼渠意所需。一殘羹冷炙而足。又一客曰：味初。歌詞小不類。乞者座上若有一紅綃歌姬。離席曰：以兒所見。此道者天上謫神仙也。兒察其眉字。清淑。

音吐俊亮謬爲乞兒狀而舉止實微露其都雅歌辭
深秀乃金臺宮中語固非人間下里之音况吐乞兒
口哉神僊好勝迹而遊人間急追之勿失最後一客
曰何關渠事亦飲酒耳試令追還道者固無奇矣且
綰者不服曰兒固與諸公無緣又若有一青綰者復
離席曰諸公等以此爲賄墅可乎試令返道者果有
異則言有異者勝返之而無奇則言無奇者勝諸公
大闌曰善令從者追之則化爲烏有先生矣從者曰
一客曰吾固知其不可測也紅綰者秋然曰是

而出門而卽烏有耶惜哉失一異人

冥寥子曳杖逍遙而出郭門連經十數大城皆不
至一處見峰巒背郭樓閣玲瓏琳宮梵宇參差掩映
下臨清池時方春日韶秀鳥鳴嘉樹百卉敷榮城中
上女新裝祓服雕車繡鞍競出行春或蔭茂樹而飛
觥或就芳草而布席或登朱樓或權青雀或並轡而
尋芳或連袂而踟歌冥寥子樂之爲之踟蹰良久俄
而有一書生膚清神爽翩翩而來長揖冥寥子曰道
者亦出行春乎僕有少酒在前溪小閣櫻桃之下朋

儕不乏而欲邀道者助少趣能從我去乎真寥子欣
然便行至其處若見六七書生皆少年俊雅先一書
生笑謂諸君曰吾輩在此行春無雜客適見此道者
差不俗今日之尊曩欲與道者共之諸君以爲何如
咸應曰善于是以次就坐道者坐末席酒酣暢洽談
議橫生臧否人物揚扆風雅有稱懷春之詩者有咏
采秀之篇者有談廊廟之籌策者有及山林之遠邇
者辨博紛綸各極其至道人在座飲啖而已先書生
雖在劇談中顧獨數目道人曰道者安得獨無言

人曰公等清言妙理聽之欣賞而不能盡解又何能
出一辭少選諸君盡起行陌上折花攀柳時多妖麗
蕨蕪芍藥往往目成而道人獨行人山徑良久而出
諸君曰道者獨行何爲曰貧道適以雙柑斗酒往聽
黃鸝聲耳一書生曰道者安得作許語差不俗庸知
非黃冠中之都水賀監耶道人深自謙抑諸君復還
就坐一人曰今日之游不可無作一人應曰良是有
一人則先成一詩曰疎烟醉楊柳微雨沐桃花不畏
清尊盡前溪是酒家一人曰厨冷分山翠樓空入水

烟青陽君不醉風雨送殘年一人曰戲問懷春女輕
風吹綉襦不嗔亦不荅只自采藤蕪一人曰金鞭擲
道傍寶馬桃花汗何故擲金鞭儂將試紈扇一人曰
青山帶城郭綠水明朝陽日莫那能返開簾延月光
道人曰諸公開美詩各佳甚一人曰道人能賞吾輩
之詩必善此技某等願聞道人起立謙讓再三諸君
固請不輟道人不得已徐曰諸公信一時之秀秬各
擅場貧道蟬噪蛙鳴以博諸公噴飯乃吟曰沿溪踏
沙行水綠霞紅處仙犬忽驚人吠人桃花去諸君大

驚起拜曰咄咄道者作天仙之語我輩固知非常人也於是競問道人姓名但笑而不荅問者不已道人曰諸公何用知道人名雲水野人邂逅一笑卽見呼以雲水野人可矣諸君旣心異道人于是少欲挽入城郭道人笑曰貧道浪遊至此四海爲家諸公謬愛卽追隨入城無所不可遂相攜入城以次更宿諸君家自是或登高堂或入曲房或文字之飲或歌舞之場道人無不往背城中傳聞有一雲水野人好事者爭相致之道人悉赴人與之飲酒卽飲酒與之談詩

文卽談詩文摯之出遊卽出遊詢以姓名則笑而不
答其談詩文剖析今古規合體裁頗核或稱先王間
及世務兼善恢諧人愈喜之而尤習于養生家言偶
觀歌舞近靡曼或調之以察其意道人欣然似類有
標韻者至主人滅燭雨兒燕笑媾狎卽正容危坐人
莫能意夜嘗少臥借主人一蒲團結踟躕其上倦則
卽其上假寐而已人以此益異焉居月餘一日忽告
去諸君苦留之不可得各出金錢布帛諸物相贈作
詩送行臨別諸公皆來會惆悵握手有泣下者冥寥

子至郭門第僅足百錢悉出諸公所贈諸物散給貧者而去諸公聞之益歎息莫測所以

冥寥子行出一山路深宵峭陁喬木千章藤蘿交蔭仰視不見天日人烟杳然樵牧盡絕但聞四旁鳥啼猿嘯陰風肅肅而恐人冥寥子與其友行許久忽見一老翁龐眉秀頰目有絲筋髮垂兩肩抱膝而坐大石之上冥寥子前揖之老翁爲起注目良久不交一言冥寥子長跼進曰此深山無人處安得有覓然者翁始得道異人也弟子生平好道中歲無聞石火膏

油心切悲歎願垂慈旨以開迷老翁佯爲弗聞固請
之乃稍教以虛靜無爲之旨無何別去目送久之而
滅山深境絕處安得無若而翁者耶

又或隨其所到有故人在焉疇昔以詩文交者以道
德交者以經濟交者以心相知者以氣相期者思一
見之則不復匿姓名徑造其家故人見肅見冥寥子
衣冠稍異怪問之荅曰余業謝人間事通明季真吾
師也曰公婚嫁畢乎未也以俟其畢如河之清向子
平去則不返余猶將指家山聊以適吾性爾于是

之清齋追徃道故數十年前俛仰一笑俱屬夢境
友人乃低回既嘆且羨冥寥子其無累之人耶失貴
執高張榮華滲漉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行龍鍾盤
跚猶戀此物而不肯舍一旦去之攢眉向人業開車
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既返田舍不屑屑焉菘種
菹理麻豆而日夜問長安之耗或遺書當路故人焉
胸中數徃數來直至屬纊乃已有大拜命下之日卽
其屬纊之辰有日瞑數時而朝使後至者大可笑也
子何修而能早自脫屣若此真寥子曰余閒中觀焉

殆有所傷而悟也余觀于天日月星漢何冗而早夜
西馳今日之日一去卽失雖有明日非今日矣今年
之年一去卽失雖有明年非今年矣天日自長吾日
日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幻吾
年自短百歲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又况其所謂百者
所謂三萬六千者人生常不得滿而其間風雨憂愁
塵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胸懷寬闊
精神和暢琴歌酒德樂而婁娒者知能幾何日月之
行疾于彈丸當其轂輻而欲墮西岩雖有拔山扛

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
雖有楞皇晏嬰之智亦不能轉之而東雖有觸虹贖
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東古今談此事以爲長恨余
觀于地高嶺爲谷深谷爲陵江湖湯湯日夜東下而
不止方平先生曰余自接待以來已三見滄海爲桑
田矣余觀千萬物生老病死爲陰陽所摩如膏之在
鼎火下熬之而斯須而乾盡如燭在風中搖搖然淚
枯燼落頃刻而滅如斷梗之在大海前浪推之後浪
叠之泛泛去之而莫知所棲泊又况七情見戕聲色

見伐憂喜太極思慮過勞命無百年之固而氣作千
秋之期身坐膏火之中而心營天地之外及其血氣
告衰神明不守安得不速壞乎王侯將相甲第如雲
擊鐘而食動以千指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具張晏
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而不敢窺後數十年
又過之則蔓草瓦礫被以霜露風淒日冷不見片瓦
兒童放牛牧豕之場乃疇昔燕樂歌舞處也方其興
盛豪華諧謔歡笑時寧知遂有今日大榮衰歇何其
一瞬也豈止金谷銅臺披香太液經百千年而後淪

沒哉暇日出郭登丘隴鬱鬱繁纍燕韓耶晉魏耶王
侯邪斯養邪英雄邪駃子邪黃壤茫茫是烏可知吾
想其生時耽榮好利競氣爭名規其所難啣而獵其
所無益憂勞經營疇不其然一朝長寢萬慮俱畢余
嘗宿于官舍送往迎來不知其更幾主也余嘗閱乎
朝籍去故登新不知其更幾名也余嘗出關門臨津
渡陟高崗眺原野舟車絡繹山川莽蒼不知其送人
幾許也歎息沉吟或繼以涕泪則吾念灰矣友人曰
晏子有言古而無成則與鳩氏之樂也齊景公流涕

悲傷識者譏其不達今吾子見光景之駛疾知代謝之無常而感慨係之至于沉痛得無屈達人之識乎
真寥子曰不然代謝故傷傷乃悟也齊景公恨榮華之難久而欲據而有之以極生人之樂我則感富貴之無常而欲推而遠之以了性命之期趨不同也曰
子今者遂已得道乎真寥子曰余好道非得道者也
日子好道而游者何真寥子曰夫游豈道哉余厭仕路踟躕人事煩囂而聊以自放者也欲了大事須俟閉關日子一臥一衲行歌乞食有以自娛乎真寥子

曰余聞之師蓋有少趣在澹烹羊宰牛水陸畢陳其
始亦甚甘也及其饜飽膨臍滋覺其苦不如青蘇曰
飯氣清體平習而安之殊有餘味妖姬妾童盡態極
妍槌鼓吹笙滿堂而沸其始亦甚樂也及其興盡意
敗轉生悲涼不如焚香攤書兀兀晏坐氣韻蕭疎久
而益遠某雖常濫進賢冠家無負郭索無阿堵止有
圖書數卷載之以西波臣懼爲某累一舉而損之水
濱此身之外遂無長物境寂而累遣體逸而心閒其
趣詎不長哉一衲一瓢任其所之居不擇處與不擇

物來不問主去不問名在冷不嫌入罽不渴故吾之
游亦學道也其人乃欣然而喜曰聆子之言如服清
涼散不自知其煩熱之去體也

子既好道願開其旨夫三教亦有異乎曰無有異也
今夫儒者在世之法也釋道者出世之法也儒者用
實而至其妙處本虛釋道用虛而至其現處本寔譬
之人嘉穀以濟饑甘漿以止渴以漿濟饑不濟以穀
止渴不止儒者以其道治世修明人倫建立紀綱法
精網密人待以爲命然而世法榮華易生德羨世法

無常易生得失世法束縛易生厭苦世法勤勞易生
煩躁至于釋道貴寂寞而去榮華重性靈而輕得失
離束縛而尚擺落舍煩躁而就淒涼故儒者譬則穀
食也釋道譬則漿飲也以釋道治世若以漿濟饑固
無所用之欲存儒而去釋道若食穀而不飲漿如煩
渴何故三教並立不可廢也曰釋與道亦有異乎曰
無有異也釋貴虛靜道亦貴虛靜釋貴無爲道亦貴
無爲釋之所重在神故但修性而不言命靈明之極
萬劫不壞是性自該命也道之所重在形故多修命

然必性命雙修以性立命而後超凡度世是命不能
離性也道家鍊精還氣鍊氣還神鍊神還虛以成大
丹而出有入無是有爲而無爲也釋家戒生定定生
慧至于慧則靈光所在亦丹也是全以無爲無爲之
爲其道愈大也釋家一證真空萬劫不壞長生其所
不必言者道家形神俱妙自然長生初非貪長生而
修道以長生爲言者蓋爲學人設而非黃老之本旨
也道家有專言修命者其道不大雖足延年易壞所
謂地仙之輩是也釋家修性不徹則其形旣壞而其

神有未能獨立不免投胎奪舍所謂清靈之鬼是也
要而言之佛道若成仙何論乎修仙者以佛修仙仙
道乃大二氏微有不同其大處同也友人曰子之論
三教核矣何患不成冥寥子曰夫道知之非難行之
難而不知若盲者之索塗也知而不行畫餅其可充
饑乎於是里中之人稍稍有知冥寥子者相期來視
冥寥子懼其疲于酬應乃辭友人而行

至一處乞食或見官府五百縛一貧者而鞭之甚楚
索錢不得五百愈怒貧者聲泪俱下一豪家子鮮衣

怒馬從者如雲陵轅市人市人屏息屠兒持利刃宰
牛剖羊豕呼聲極哀諸魚鱉蚌蛤鰕鱖堵積如丘山
腥穢聞數十里或婦與姑反唇者或子與父詈語者
狡童婦飾而晦淫妖媚當門而挑客作過種種冥寥
子愍之呼集市人廣爲設法闡菩提之果論天人之
福拈三生之緣指善惡之報無住而修行則爲大乘
清虛而修行則爲仙品有漏而修行則生天界抱欲
而修行則成魔道嗔心而修行則成修羅壞法而修
道則名聞提尅暴而姪毒則化羅刹棄善而縱惡

墮地獄惡極而罪大則沉阿鼻其言凱切聽者悚然
多有因而改悔者

俄而一書生至與冥寥子論辨書生曰仙與佛果有
之乎曰是何言歟今夫凡夫縱欲憂勞則心氣憤耗
偶時日清心寡慾則神識爽然人能密緝真氣保和
靈光則成仙作佛又何疑也吾姑淺言之佛道兩藏
及高僧傳神僧傳傳燈錄列仙傳諸書往往出至人
大儒手百千萬億歲以來彼豈盡無其事而妄言之
以欺誑後世者耶神怪鬼魅世人嘗有見聞者有鬼

神則有仙佛何言其無卽爲謗道曰所謂東岳鄆都
閻羅冥官果有之乎曰是何言與今夫明有閻浮提
天子宰割四海其下則有宰相六曹監司群牧宣教
達情以恩威慶賞整齊萬民而後成世道人天之上
有天帝端居統治下土其下則有天神諸將三官萬
靈考校人間善惡分別賞罰以彰神理子謂神靈無
有寧謂上帝亦無有乎有上帝而無神靈一孤帝巍
然于玉清之上乎又何以賞罰善惡而行其教令也
曰善惡報應三世因果果有之乎曰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儒者之言也欲知前世因今生受
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釋氏之言也今夫愚
騃薄惡之子終身富貴慶流子孫非其今生足以受
之也或以其前世種福根深也聰明好修之夫天札
坎壈後嗣零落非其今生有以取之也或以前世之
修福業薄也不然則此二事遂不可解而上帝賞罰
之權倒置矣頃之一少年來戟手而罵冥寥子曰道
人乞食得食卽去饒舌何爲是妖人也吾且聞之官
攘臂欲駭冥寥子冥寥子笑而不荅或勸之乃解

于是冥寥子行歌而去夜宿逆旅或有婦人冶容艷態而窺于門須臾漸迫微辭見調冥寥子私念此非妖也耶端坐不應婦人曰吾仙人也愍子勸心好道故來度子且與子宿緣幸無見疑吾將與子共遊于度索蓬萊之間矣冥寥子又念昔聞成子學道荆山試而不遇卒爲邪鬼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真諦以爲猶是成子用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夫鬼狐或人傷生殞命固也不可逃卽聖賢見試不遇亦非所以專精而凝神也端坐如初嬾人瞥然不見

鬼狐爲魔試皆不可知矣冥寥子游三年足跡幾遍
天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接物態非常情境
靡一無非鍊心之助雖浪跡不爲無補哉于是歸而
葺一茆四明山中終身不出

廣寒殿記

德御製

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廻數里而崇倍之
皆奇石積疊以成嶺巖乎巖巖乎巖峭峻削盤迴起
伏或陡絕如壑或竦巖如屋左右二道宛轉而上步
躡屢息乃造其巔而飛樓複閣廣亭危榭東西拱向
頽仰輝映不可殫紀最高者爲廣寒殿崇棟飛檐金
鋪玉砌重丹疊翠五彩煥焉軼雲霞納日月高明闡
爽而北枕居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嵩岱並立乎則

廣寒殿記

大河橫帶于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寰中之勝槩天下之偉觀莫加於此矣永樂中朕嘗侍 皇祖太宗文皇帝萬機之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 天顏悅懌指顧山川而諭朕曰此古軒轅所都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于行金取而都之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殷鑒加弗良焉 天鑒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誕安天下天下既定高皇帝念前故都也簡於諸子以命我奠茲一方我 能夙夜敬勵不敢怠寧以仰副 高皇帝付託之重

暨建文嗣位信用姦回戕劉宗室舉四方全盛之師
以加我于時茲城孤立殆一髮引千鈞矣賴 天地

宗廟之祐獲以城之孱弱竊老安其宅而存其覆
又因以清姦懲奠 社稷而至于今日夫山川猶昔
也昔之人以否德而失之 高皇帝以大德而得之

我承藉 高皇帝克艱難而保存之奈何其可忘慎
德又顧茲山而諭朕曰此宋之艮嶽也宋之不振以
是金不戒而徙於茲元又不戒而加侈焉睹其處思
其人夏書所爲傲峻宇彫牆者也肆吾始來就國太

其侈存其槩而時游焉則未嘗不有儆于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太其泰侈而不改作時資燕游以存監省汝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任政務餘閒或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而不忘聖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拜稽受命無時或忘書不云乎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刑文王肆嗣位以來凡事天愛民一體 皇祖之心教而行之洞洞屬屬罔間夙夜此登茲山顧視殿宇歲久而隨遂命工修葺永念 皇祖儼如在上敬以所授大劄筆而勒諸樂

石既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年宣德八年

四月丁亥記

廣寒殿記

三

洞簫記

長洲陸燦

徐鏊字朝揖長洲人家東城下爲人美丰儀好修飾而尤善音律雖居陋陋雅有士人風度弘治辛酉年十九矣其舅氏張鎮者富人也延鏊主解庫以堂東小廂爲之臥室是歲七夕月明如畫鏊吹簫以自娛入二鼓擁衾榻上嗚嗚未伏忽聞異香酷烈雙扉盡故自開有巨犬突入中綴金鈴繞室一周而去鏊方訝之聞庭人語切切有女郎携梅花燈循階而上分

兩行凡十六輩後一美人年可十八九瑤冠鳳履文
犀帶著方錦紗袍袖廣幾二尺若世所曷宮粧之狀
如玉色瑩然與月光交映真天人也諸侍女服飾畧
同而形製差小其貌亦非尋常所見入門各出籠中
紅燭插銀臺上一室朗然四壁頓覺宏敞蔡股栗不
知所爲美人徐步就榻坐引手入衾撫蓋體殆遍良
久趨出不交一言諸侍女遵從而去香燭一時俱滅
蔡驚怪志意惶惑者累日越三夕月色愈明蓋將寢
又覺香氣非常心念昨者佳麗得無又至乎遽巡侍

女復擁美人來室中羅設酒榖若几席拖架之屬不見有携之者而無不畢具美人南鄉坐顧盼左右光彩焯如也使侍女喚簪整衣冠起揖之美人顧使坐其右侍女喚簪捧玉盃進酒味醇列異常而肴極精腴水陸諸品不可名狀美人謂簪曰卿莫疑訝身非相禍者與卿宿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補益然能令卿資用無乏飲食常可得遠味珍錯繒素純錦亦復都有世間可欲之物卿要卽不難致但憂卿福薄耳復執酌勸簪稍前促坐歡笑辭致溫婉簪唯唯

不能出一言飲食而已美人曰昨聽得簫聲知卿興
致非淺身亦薄曉絲竹頗一聞之願侍女取簫授鰲
吹罷美人繼奏一曲音調清越鰲不能按也且笑曰
秦家女兒纔吹得世間下俚調如何解引得鳳凰來
今渠簫生在應不羞爲徐郎作奴逡巡越明夕又至
飲酒闌侍女報曰夜向深也因拂榻促眠美人低面
微笑良久乃相携登榻帳幃初藉窮極瑰麗非復鰲
向時所眠也慕心念吾試詐跌入地觀其何爲念方
起榻下已徧鋪錦褥殆無隙地美人解衣獨着紅紉

夢壯一事相與就枕交會已而流丹浹藉宛轉惟怯
難勝罄於斯時情志飛蕩顛倒若狂矣然竟莫能一
言天且明美人先起揭帳侍女十餘奉匳沃盥良久
粧訖言別謂蔡曰感時追運俛得相從良非容易從
茲之後歡好當復無間卿舉一念身卽却來但憂卿
此心還易翻覆耳且多言可畏身自來誠不欲令世
間俗子輩得知涸卿牢爲秘密而已遂去蔡恍然自
失徘徊凝睇者久之畫出人覺其衣上香酷烈異常
多怪之者自是每舉念則香驟發美人輒來來則携

酒相與歡宴頻頻向叅說天上事及諸仙變化其言
奇妙非世所聞叅心欲質問其居止所向而相見輒
於訥辭乃書小札問之終不答曰卿得好婦適意便
足何煩窮問問自言吾從九江來聞蘓杭名郡多勝
景故爾暫遊此世間處處是吾家耳美人雖柔和自
喜而御下極嚴諸侍女在左右惴惴跪拜惟謹使事
叅必如事已一人以湯進微餽蹇輒摘其耳使跪謝
乃已叅時有所須應心而至一日出行見道傍相子
意甚欲之及夕美人袖出數百顆遺焉市物有得者

必爲委曲便方致之。熬有佳布數端，或剪六尺藏焉。
熬方勤覓美人來，語其處，令收之。解庫中失金首飾，
美人指令於城西黃牛坊錢肆中尋之。盜者以易錢，
若干去矣。詰朝往訪焉，物宛然在。徑取以歸主人者，
徒瞪目視而已。熬嘗與人有所爭，稍不勝其人，或無故
僇仆，或以他事橫被折辱，美人輒告云：「奴輩無禮，已
爲郎報之矣。」如此往還數月，外間或微聞之，有愛熬
者，疑其妖，勸使勿近。美人已知之，見熬曰：「痴奴妄言，
世寧有妖如我者乎？」熬嘗以事出，微疾病，郎中美人

欵來坐于傍時時會合如常其眠處人甚多了不覺也數戒鏊云勿輕向人道恐不爲卿福而鏊不能忍口時復宣泄傳聞浸廣或潛相窺伺美人始慚會鏊母聞其事使召鏊歸媒爲娶妻以絕之鏊不能違美人一夕見曰郎有外心矣吾不敢復相從遂絕不復來鏊雖念之終莫能致也至十一月望後一日鏊夜夢四卒來呼過所居簫家巷立土地祠外一卒入呼土神神出方巾白袍老神也同行曰夫人召鏊隨之出胥門履水而度到入第院墻裏外喬木數百章蔽

翳天日歷三重門門盡朱漆獸環金浮濕釘有人守
之進到堂下堂可八九仍陞數十重下有鶴屈頸卧
焉綵綉朱碧上下煥映小青衣遙見整齊入報云薄
情郎來矣堂內女兒捧香者調鸚鵡者弄琵琶者歌
者舞者不知幾輩更迭從窓隙看整亦有舊相呼者
微諒罵者俄聞珮聲冷然香烟如雲堂內遞相報云
夫人來老人牽整使跪窺簾中有大金地爐燃獸炭
美人擁爐坐自提筇挾火時時長嘆云我曾道渠無
福果不錯少時呼捲簾美人見整數之曰卿大負心

昔語卿云何乃輒背之今日相見愧未因歎歔泣下
曰與卿本期始終何圖乃爾諸姬左右侍者或進曰
夫人無自苦箇兒郎無義便當殺却何復云願指群
卒以大杖擊鑿至八十鑿呼曰夫人吾誠負心念嘗
幸顧覆情分不薄彼洞簫猶在何無香火情耶美人
因喚停杖曰實欲殺卿感念疇昔今貫卿死鑿起匍
匐拜謝因放出老翁仍送還登橋失足遂覺兩股創
甚卧不能起又五六夕復見美人來將鑿責之如前
話云卿自無福非關身事既去創卽差後詣胥門踪

跡其境者不可得竟莫測爲何等人也予少聞藝事
嘗面質之得其首末如此爲之叙次作洞簫記

周顛僊人傳

洪武御製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人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顛如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南昌有時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僊人相雜暮宿閭門之下歲將三十餘歲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此異言也何以兄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顛者

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
險殺無寧日其稱僞漢陳反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
南昌其顛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
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
男子一人拜於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
曰顛僊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
顛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爲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
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
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胸襟中似手討物以手置

口中問其故乃曰蠶子復

幾何對曰二三十此

奪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卽言婆孃反人
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麝脂唾粉
動得婆孃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
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
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蠶多爲說於是製新
衣易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
許葛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
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

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綠缸蝦
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
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周遭以火蝦
之烟消火滅之後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又未幾時
以五尺圍蘆薪兩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煨煉之薪
盡火消之後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
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卽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
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
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

至寺遙見顛者來迂步趨無艱容無饑色是其異也
因盛設饌同享於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
者清齋一月以觀其能否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
室朕每二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
凡人也朕親往以問之諸軍將士聞之爭取酒殺以
供之大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共
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道
右邊待朕至及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
你打破個桶做一個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

聞之爭邀供養一日逢後生者俄出異詞噫教你充
軍便充軍又聞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個省
未幾朕將西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曰
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
故作顛態仰面視房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
曰上而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借徑可乎曰可詢畢
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擊之急趨朕之馬前
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
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道人問之顛者乃曰只

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泊岬沂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正語防閑之儻有謬詞來報馬當江中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忝久而歸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猝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

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
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殺且未
敢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於彭蠡
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
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回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
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
之以顛者狀云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
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子我告太平來了
你爲民者用心種田語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

入匡廬無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聞武昌甲辰平
荆楚乙巳入兩浙丙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
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至自
言於匡廬溪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大明
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可以此奏朕
思方今虛誰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
下於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不答是僧伺
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
寄之去後二年使人詢之果曾再見否其赤脚者云

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
言天眼尊者及周顛僊人造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
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真假合見之出與見惠
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日溫良藥兩片其一日溫良石
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着金酸子內喫
一酸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
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
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有苜蒲香蓋底有丹砂沈墜
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在天池寺去品有五

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往視之某與同
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某
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周顛是也方今人主所
詢者此人也卽令人主作熟粥當送藥與服之天眼
更云我與顛者和人主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
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
遠能記乎曰能卽命錄之見其詩麤俗無韻無聯似
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至使者至杳然矣朕復
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巧但說事

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一瓢道士傳

公安袁中道

一瓢道人不知其名姓嘗持一瓢浪遊鄂岳間人遂呼爲一瓢道人道人化於澧州澧之人漸有得其踪跡者語子云道人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時倭寇方盛道人拳勇非常從小校得功至裨將後失律畏誅匿於群盜出沒吳楚間久乃厭之以貨市歌舞妓十餘人賣酒淮揚間所得市門貨悉以自奉諸奴更代待之無日不擁艷冶食酒肉聽絲竹飲食一瓢道士傳

供侍擬於王者又十餘年心復厭之亡去乞食湖湘
開後澠澠人初不識既久出語顛狂多奇中發藥有
効又爲人畫牛信口作詩有異語人漸敬之饋好衣
服飲食皆受而棄之人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棲古
廟中一日于爐炭裏取金挺付祈去爲我召僧來禮
懺懺畢買一棺自坐其中不覆令十餘人移至城市
上手作拱揖狀大呼曰年來甚擾諸公貧道別矣雖
小巷間無不周遍一市大驚復還至廟中乃仰卧命
衆人曰可覆我 人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

之舉之甚輕不類有人者子聞而大異焉人又問曰
審有道者不宜淫且盜淫且盜者又不宜脫然生死
子大有疑以問子子曰子與汝皆人也烏能知之夫
濟顛之酒也三車之肉也鎖骨之淫也寒山拾得之
詬也皆非天眼莫能知也古之諸佛固有隱于猪狗
中者况人類乎子與子何足以知之哉

醉叟傳

公安袁宏道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
醉叟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襪調輔修
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
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沉白晝如寐百步之外槽風送
鼻徧巷陌索酒頂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唯
啖蜈蚣蜘蛛癩蝦蟇及一切虫蟻之類市兒驚駭爭
握諸游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

之者湯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
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
得也伯修子告時初聞以爲傳言者過召而飲之童
子覓毒虫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虫浸漬盃中如
雞在醢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栢葉去其
鉗生置口中赤爪獐獐屈伸唇髭間見者肌粟叟方
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蝎味
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
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

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之卽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怪誕每數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答再詰之卽佯以他辭對一日偕諸舅出遊談及金焦之勝道值叟二舅言某年曾登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叅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二舅驚愕詰其故不答後有人窺覩其筵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爲彼中萬戶理亦有之叟踪跡怪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闌闌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

其故者叟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石公曰余於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踪跡因嘆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于市肆者十一耳至於史冊所記稗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十一其人既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哉往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近日武漢之間有數人行事亦怪有一人類知道者噫豈所謂龍德而隱者哉

奇說

醉叟傳

八

三

拙效傳

公安袁宏道

家有四鈍僕一名冬一名東一名成一名奎冬卽余僕也掀鼻削面藍睛虬鬚色若繡鐵嘗從余武昌偶令過隣生處歸失道往返數十廻見他僕過者亦不問時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見其淒涼四顧如欲哭者呼之大喜過望性嗜酒一日家方煮醪冬乞得一盞適有他役卽忘之案上爲一婢子竊飲盡煮酒者憐之與酒如前冬偃僕突間爲薪煇所着一烘而過鬚

眉幾火家人大笑仍與他酒一鹿冬甚喜挈瓶沸湯
中俟煖卽飲偶爲湯所濺失手墮瓶竟不得一口腔
目而出嘗令開門門樞稍緊極力一推身隨門關頭
顛觸地足過頂上舉家大笑今年隨至燕邸與諸門
隸嬉遊半載問其姓名一無所知東貌亦古然稍有
詼氣少役於伯修伯修聘繼室時令至城市餅家去
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日歸日晡不至家嚴同伯
修門外望至夕見一荷擔從柳堤來者東也家嚴大
喜急引至舍釋擔視之僅得密一甕問餅何在東曰

昨至城偶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以明納禮竟不得行戚奎皆三弟僕戚嘗刈薪跪而縛之力過繩斷拳及其胸悶絕仆地半日始甦奎貌若野犇年三十尚未冠髮後攢作一紐如大繩狀弟與錢市帽奎忘其紐及歸束髮加帽眼鼻俱入帽中駭嘆竟日一日至比舍大逐之卽張空拳相角如與人交藝者竟嚙其指其痴絕皆此類然余家狡獪之僕往往得過獨四拙頗能守法其狡獪者相繼逐去資身無策多不過一二年不免凍餒而四拙以無過

坐而衣食主者諒其無他計口而授之粟唯恐其失
所也噫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

李公子傳

雲間陳繼儒

李公子者父泌爲唐鄴侯侯既老謝事辟穀公子官
襲侯封不願侯願詞賦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
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之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
點賦上上方午傳太常作樂命輟樂讀之愛其美也
袖入官中擢第一人勒石刻兩京賦于殿前公子方
十九眉目清暎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
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家曾不肯剖粒自餽今其

子雖不顯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
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由水間縣
伯不得追呼足矣上嘉其志御寫勅札并賜宮嬪兩
人曰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
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嘗剛詩去其鄭衛者手
錄一卷日日批註閨房中以小室廟祀舜二妃配饗
以魯其伯之母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闕如
此汾陽王難其配以李兩京賦視之清明君慨然嘆
息曰可矣既歸李李年少謔浪醉時微以謔語侵清

明君不悅見其謝過乃笑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園
其所長若欲濡首酒杯從公嘯笑間乞煖熟所謂蓬
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
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
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而其中曰織織曰
白娟曰鶯翻曰春萋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碎桃
皆骨柔氣清熟於古文奇字而織織善箏白娟善歌
春萋善鑿古髹善笙紅草善彈鳥善鼓琴暈兒善嘯
綠絲碎桃善種花花經二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鶯

湖善丹青善舞公子樂之以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歌無襍聲其地修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絃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無問晴雨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書史有奇事可讀者以綵線識之則遣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捧進公子故美人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短謳長飲彈箏鼓瑟次第上壽

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
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
公子曰君老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
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
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嘗游太
蕪州時有新進士選名妓百人浮於荷花蕩中衆進
士木措大骨相驟得此足高志揚畢露醜態公子更
布衣坐小舟往來觀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
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

且過我公子岸然據其上座執酒卮睽視雲霄不爲
禮衆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
酌公子謝不能口頃固以設語誑君一杯酒耳實不
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料狂奴未
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許久沉吟不成一語語出
又村鄙可笑者乃手舞足蹈互相傳示嘆賞不已已
而悉出金玉寶器以陳富貴耳語諸妓曰是秀才曾
見此否傍有一黃衣妓者秀質楚楚愁態萬端公子
叩之曰吾觀汝一似有憂者汝有心事可訴我我爲

汝料理不難一進士掀髯大言曰汝欲了此君心事
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是嘗召我千金分毫無所償
今見我不覺歛容耳公子笑曰此細事何足憂於是
衆進士又大笑轉以爲狂生也頃之公子之樓舫適
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與各妓過卽羅列食糶酒
罍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翡翠雕鏤裝綴之奇麗特甚
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撤去悉付黃衣娘
子今日一段心事爲汝結證了也已命更席則陶鑪
瓦鼎無非三代物最近者亦秦漢銅罍隔簾女伴隱

隱作樂曲譜俱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
日視不敢問使各妓拜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
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今日汝
輩且置酒于此若酒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
熱者罰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搥筆滿紙矣紙盡無可
奈何乃裂帛絹絹盡則裂帷幕屏襜之類又盡則各
剪裙葉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
身藏之衆進士誘之以酒酩酊多半竊去妓有啼者
公子以爲可憐也公子起立作樂女伴乘間說之曰

汶輩盡肯落籍從公子游乎。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
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橋
宜雪宜月四面繞以梅花五六十里殊深之際則林
楓萬株擁若霞氣楓樹間有高樓翼以堂廡其正中
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
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
可以儲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悉召酒
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沉浮此中賦詩之暇非
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既

散時與綠絲碎桃高裝駿馬踏入深山中過平原曷
地着鞭奪路拋閃如飛樹叢邊聽山鳥聲則命紅草
彈鳥偶不中皆拍手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
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哭襟出忽到荒岡
崇嶺之上天風四來暈兒清嘯一聲木葉亂舞裾裾
飄脫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
子名飢寒之士輻輳來集候其將歸皆匍伏道左叩
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都徧
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就中忽有執公子衣者

曰願辟人臣有所言公子不憶於陵時乎汝所謂於陵陳仲子者也上帝憐汝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卽向時辟纒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晷有生死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決且汝父鄴侯及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徹天帝君待女夫婦來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計悉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常見公子往來三泖中

楊幽妍別傳

雲間陳繼儒

幽妍小字勝兒生母劉行一在南院負艷聲早歲落
籍去嗣陳氏陳之姨董四娘挈往金閫習吳語遂善
吳飲董笑曰是兒甫八歲如小燕新鶯不知誰家郎
有福死此雛手陳歿撫于楊媪媪奇嚴課書課綉課
彈基紗有夙解不督而能女兄弟多方狡獪嘲弄詭
侮終不能勾其一粲也庚申楊媪避難吳越載幽妍
與俱年已破瓜矣薄幸難嫁有心未逢俯首叩膺形

楊幽妍別傳

于咏嘆一日遇張聖清于秀林山之屯雲館羣碎滿
前席糾無主獨幽妍兀坐匡牀旁無轉鴨掠鬢舐袖
笑而不言私禱云儂得耦此生死可矣張聖清者才
高筆雋骨采神恬造次將迎綢繆熨帖人莫覺其爲
廉察使于也舟中載圖史絃索悉付小青衣排當小
青衣能射主人意中事兼工竹肉聖清曰此西方迦
陵鳥以迦陵呼之每攜人竹嶼花溪逋作新弄而最
不喜平康狹邪之游謂此輩正堪與鬚頭奴大腹長
鬚賈相徵逐豈容邪魔入我心腑至是與幽妍日成

者久之明日遂合鏡于舟次焉于時溽暑書則布席
長林暮則移棹別渚疎簾清簟縈繞茶烟翠管朱絃
淋漓酒氣幽妍自謂十五歲以前未嘗經此韻人韻
事卽聖清亦曰世豈有閨中秀林下風具足如勝兒
者乎昵熟漸久絕不角勁語媒詞兩人交相憐亦復
交相重曰吾曩過秀州草庵外問老尼經聲躍然抱
出世之想自慚絆縲不能掣韉奮飛今昵君串珠纏
臂持戒精嚴同心如蘭願言倚玉十年不死請事空
王宿羽流螢實閨斯語聖清飲涕而謝之七月應試

白下幽妍送別青溪注眇捷音屈指歸信並爾杳然
及重九言旋而幽妍先驅渡江去矣自此低迷憔悴
瘵疾轉添腰減帶鬪骨見衣裘王修微謂余曰吾生
平不解相思病何許狀亦不識張郎何許人今見楊
家兒大可憐始知張郎能使人病病者又能願爲張
郎死郎不顧立枯爲人脂矣聖清聞之遣急足往視
幽妍聞絨棒藥涕泗泫漚姬兒恐閉絕魚鴈消息不
通幽妍典簪珥賂侍兒屬桃葉渡閨老作字以達意
焉扁鐻斗室不見一人卽王孫貴游剝啄者皆刀繩

自矢而已媼下怒並甚搥詈無人理取死數四救而復甦不得已復載之東來聖清偵狀義不負心有俠客徐內史就中爲調人彈壓悍姬無得故懸高價殺此鐵石兒媼唯唯聖清乃納聘迎爲少婦稽首廉察公遂遂如女士且覲宜男勿詰責也比入室病甚猶強起薰香澣衣劈箋滌硯聖清手書唐人百絕句授之讀皆上口又雅能領畧大義每環回離腸斷冤之句掩抑不自勝真解語花也病中解脫了無怖容佛號喃喃手口頗相續忽索鏡自照不覺拍几慟哭曰

勝兒薄命遂止於斯又好言謂聖清曰君自愛切勿
過爲情痴旁招訶笑妾如有知當轉男子身以報君
耳又曰妾命在呼吸儼大人新宅不祥盍移就郡醫
療之歲值除夕聖清歸侍椒觴別去幽妍傲傲喘益
促侍兒問有何語傳寄郎君但睨目捩胸不復成聲
矣蓋壬戌臘月二十七日也聖清奔入城且號且含
嗽延僧修懺撒葷血者兼旬雕刻紫檀主置座隅或
懷之出入衣袖衾褥間食寢必視視必啼啼曰吾欲
採不死藥乞返扈香起幽妍於地下而不可得又欲

金鑄之絲綉之倩畫師寫照百回而未必肖也何如
徵傳眉道人爲逝者重開生面乎余曰傳且就恐挑
哀端俟君病良已乃敢出而詎料君之終不及見也
幽妍慕在龍華里聖清選地結茆龕祀文佛如來償
其始願修竹老梅環映左右清芬涼影颯如有人畫
眉郎散花女其將比肩捉臂踏歌而嬉于此乎古有
廬江吏華山畿歐陽詹秦少游之義娼糾結夙緣一
慟而卒初疑出于誕妄今乃信爲果然如幽妍聖清
者少判在鳳窠羣鴛鴦牒中豈死于情哉死于數也

楊幽妍別傳入

四

余不忍以介靜辭爲作別傳付子墨墨娥相與流通
之死乎不死矣

阿寄傳

錢塘田汝成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踰踉老僕廼費我黎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阿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

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大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婢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

衰邁之叟相娶人撫髻種而諸守薄業戶祚彫落
墜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
心殫力昌振鎡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足豈尋常所
可及哉嗚和人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旅雖幼必拜
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聯
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仰縉紳讀書明
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
忠純孝可也

義虎傳

吳郡祝允明

荆溪有二人，鬻非交壯而貧，富不同。寡子以故，寡子
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
甚，盍圖濟乎？寡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
甲，豐於賄，乏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
吾爲若策之，邪？寡感謝，富子卽具舟費，并載其艷者。
以去，抵山，又謂言：「吾故未嘗夙語，彼突見若夫，獨
得無少忤子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

谷焉計也。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碎破。血出被蹂躪。不已。至極寂處。乃蹠而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隕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窶者。若夫君。嚙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爲。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留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處。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順途而哭。候見。

人步於傍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
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
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
其大鬼與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獨尚存哉旣相
逼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
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
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
亦何不可置邪於是史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
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

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奪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伏也故巧而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倉庚傳

成都楊慎

梁武帝代齊錄居齊宮後庭雅齒在濟余之亞者損之又損尚溢乎百數邾后心妒焉帝閒居一日覽大荒經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如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絡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敕中庖以爲宮膳且且不繼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冀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此餘甘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卽輟箸不食帝曰荒經曷余歎乎其諸食力尚淺耶將盡脯其

倉庚傳

餘倉庚中有老而慧者鼓鞞作人語而稱曰余西齋之羽臣也余祖逮事庖義氏庖義氏之佐有鳥鳴者主建福是釐百羽命余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候茲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王邑於岐山西申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從之萃於岐下維時鳳翔者露翥者雨舞者霜皞者朝翺者夜啜者以爲前復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文翰方山之孔鳥善芳不昧翡翠華首咸集宮樹王及後官不之奇也而余幾獨著彤管焉其詩曰維葉萋萋黃鳥于飛焉其有助

和得象也二說善戲引弓飛土而逐之后曰非所以
察童心也戒勿彈周公白文王命羅氏境內特黃不
捕焉今帝不欲爲文王則已欲爲文王盍赦赦驅帝
曰爾曷知周文王試爲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康
乃喜而躍曰鷺知之鷺知之匪后妃之德實文王之
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爲妻綱象日明使婦
從夫故月紀日載鬼於西由媵以升嫡月載鬼於東
由嫡以逮媵帝笑曰禮失乃求諸鳥乎爲我說之康
引雁曰鷺何知鷺何知月之朝也君以視朔不近肉

焉后亦辟焉月始魄左勝六人迭御三夕象微陰也
月成魄右勝六人迭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
而世婦迭御焉月成采三夕而御妻迭御焉月之幾
望后當一夕陰將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一夕陰極盈
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不終盈也自是三夕仍降
而御妻三夕薦降而世婦三夕還降而左勝三夕復
降而右勝及月之夕也君以掩身不近內焉后亦辟
焉象月以進象月以退授銀環告進也正金環告退
也施玄的告辟也鳴琕玉告節也田膠以升嫡本微

而著盛由嫡以逮媵自盛以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
柔乘剛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敬六宮而頌聲
洋溢萬方也又公此制於天下諸侯有副宮大夫有側
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倣是爲節當此時豈伊無險阻
王制錮之妒亦何能爲周制之蕪久矣而欲委罪於
微禽變性於織羽不亦異乎且荒經之誕非神農之
術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沉耽之專非周文之制也
帝而行之是不仁也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况
君江東乎帝開庚言變然側席邾后聞之遽然無色

乃命寫其言於斧戾行其制於永巷鄰后幡然更爲
逮下之行庚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倉更
言乃放之不殺封爲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衣公子
者卽其後也

煮茶夢記

元 楊維禎

鐵龍道人卧石床移二更月微明及紙帳梅影亦及
半窗雀孤立不鳴命小芸童汲白蓮泉燃檟湘竹授
以凌霄芽爲飲供道人乃遊心太虛雍雍涼涼若鴻
濛若皇芒會天地之未生適陰陽之若亡恍兮不知
入夢遂坐清真銀暉之堂堂上香雲簾拂地中著紫
桂榻綠瑤几看太初易一集集內悉呈斗文煥燁燦
燦金流玉錯莫別爻畫若烟雲日月交輝乎中天歛

玉露涼月冷如冰人齒者易刻因作太虛吟吟曰道
無形兮兆無聲妙無心兮一以貞百象斯融兮太虛
以清歌已光颺起林末激華氛郁郁霏霏絢爛淫艷
迺有尾緣承若仙子者從容來謁云名淡香小字綠
花乃捧太玄盃酌太清神明之醴以壽予侑以詞曰
心不行神不行無而爲萬化清壽畢紆徐而退復令
小玉環侍筆牘遂書歌遺之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天
無形兮四時以言妙乎天兮天天之先天太之先復
何仙移間白雲微消綠衣化烟月反明予內問予亦

用矣遂冥神合玄日光尚隱隱於梅花間小芸呼曰
凌霄芽熟矣

西玄青鳥記

防風茅元儀

崇禎癸酉季秋余方困追攝又苦痞疾兀坐茗水之
世殊堂卓午門剝啄不已繼而關人告曰齊之王使
君遣伴致饑遠巡不悟曰豈我友季木乎開緘則曹
縣王士龍也讀其書云得西玄寶志甚驚慕顧我此
七通霄前根似遠岳藐普文一切比於面交昔年楚
生今作孀善傳咏俱在可憐抱也鄙性蕭寂無管閉
門修道今爲我茅君傾倒倘係天譴勿疑其有盛衰

也書不盡意詳於錄枿外寄西玄寶錄四部余駭顧
色變既而嘆曰宿生未忘舊境入夢亦已屢矣若西
玄洞主來往奇蹤端倪剖端亦已至矣又何疑焉乃
卒業之按王君名士龍別號五雲又曰齋堂主人嘗
以貢至京師受業北雍與余爲同舍生余不識也君
私識之既而謁選得嘉興判督儲胥嘗十至君上余
客遊不值也或遺之西玄志置度中未及省視遷鄰
州刺史未幾罷一意修齋祝之道棘戶土窟不與世
通而東方諸仙嘗從乩赴與相酬答甚夥君一日袖

廢帙得西玄志咤之西玄志者余姬陶楚生未歸余
余夢羽衣者引之來將歸聞天樂歸不三載化去余
又夢羽衣者引之還曰西玄洞主也姬垂化聞見音
樂羽幢頗有所言余考之西玄洞者十大洞天之一
也故嘗爲姬作傳海內同人爲作傳記及悼亡詩賦
甚衆共釐爲三卷曰西玄洞志云云此又二十年矣
余於壬申春嘗有詩曰翠落珠沉二十年重來欵枕
臥湖邊真真喚應仍長夜燕燕飛孤更冥天下地上
天無覓處殘山剩水宛如前半生彈指成何事徒憶

荀郎一惘然其感遠矣君覽書踏蹏上箋於群真曰
我果青官耶楚生西玄必隸吾東顧余鮑茅郎之才
情而復驚其爲愛人割股此千古至情隻行入連比
之膏盲哀而非滯出忠孝之源派身豈忒心我豈情
癡太溢漫然副千里毫無干涉之急蓋亦實有感焉
今合掌向娘師十座仗借楚生過我自叙源流撮合
天世以爲實錄揮鐫裝演發揚意氣不使西玄有志
而無從東海結思而永滯則我之功固不在洪都道
士隴西少君下而我娘師一種銀尖玉甲拈彈兒奪

彩於江南錦春香雪叢中者萬年一日矣卽聞之我
玉我彤亮亦不爲禁沮首庶神善九天玄女手復之
曰楚生緣有頭緒非楚生口傳不能奇懺千古然伊
身入東局勢有轄屬不能草草隨文卒以承命卽遣
官侍飛查躋岡橋頭額榜六月十六日又常有青菩
一十二駕過鑿堂勞輩慰卿中或有陶此子原係我
瑤池西玄洞八主之一名情英茅生亦我東朝大元
宮二品才官蕭世璞也兩人實係蟠宴青謫情來自
爲卿傾目倒耳輩未耐煩語至期卿但烹茶燃鼎以

俟之傳章可走致也卿意已表奏彤主箋達王母矣

彤瑤卿卿必不左卿不日命下卽告卿笑笑月日九

天玄女鴻澄氏袁手復繼復報其所上彤表詞曰倩

氏情重落風流案塵土媿媿有招魂歌膺於割股漢

不無泥渣瑜瑕乎忽鑒堂主人叩請暢臆大旨洩鍾

袍以解嘲啟銅書果成行饒可度世是亦美意也爲

此申請降旨額查案證事何遲早以塞問答不敢擅

行懇示來訊又述彤旨批答曰查取陶世英七世緣

痕落局情癖一點較然照著灼有對應冊藉是亦慈

根世苗之最報者已行填償抹案矣忽來文云云是
髓君欠股生一影珠鏡瓊耳不得不那次換額寄六
五十二之末洩此一良奇景於人間世抵虞世之呆
子癡兒因以血肉喂獅吼奈何一笑爲復容渠吻報
後於六月望陶倩英果同神善十有一駕至乃自述
小傳曰倩英字蕢實別號之華西王母金國重吏劫
始卽陶姓也初南海丙儀官沼金蓮露靈結核九寸
有知覺運動放五色毫光蒙我大士點化於大禧元
年七月朔成形爲美女偶聽華濛經旨了悟坐去魄

落青濛水上飯精於西天星主大夷氏陶穴中遂指
之以爲姓焉是時柔柳之質顏如紅玉王母五官主
秀光君雲駕偶逢憐愛携歸瑤島謂我王母引朝盃
主彤玉拜命十二歲授瑤池香吏十八歲轉印吏二
十四歲轉勅吏又三年擢璿桃侍歷官四十年加
封西玄洞主掌群仙押印書記笑語行坐豪飲醉醒
緩急敬肆一切儀度出入客有逢萊小秘洞主者亦
東朝二品官也姿儀鮮偉談吐迅發陶美之因微次
其浪倚洞天分紫翠騎雲願入九重樓之句覘觀脉

加咀咏不置忽被玉監瑤察雙奏兩謫矣因此七世
苦縛償緣不已或受謗而投緹或競私而殞命或涉
險而纍繫或冒越而鋒刃或竊逃而械牯種種顛連
僅得二世正寢菰村天合自分一月百年無端中闖
櫻波長安柳浪枳棘遊仙一枕三秋而已矣浩然賞
鬱而歸又辱瑤池南海雙引入大東朝我螽形憐憫
垂恩勸功扣苦仍以西玄洞主改加二品元君封號
詳於題署不絮侍彤朝玉分梳候蓬一朝萬潤英復
何恨哉英復何恨哉嗟嗟苦海無涯回頭是岸雙修

了事是在股郎倩英今有七言律韻三十首俱高旌
螺翠山諸景之妙者我固逍遙雷萃于青紅銀玉之
表日洋洋也五陵八百教主禱天其吐我不乎世之
憐我於昔日者豈如知我於今日知我於今日又不
如自知累劫之苦而寧其躬於高妙清閒不轉輪地
之爲妙也菩薩無浪語奉形命而來答燈問而在得
此亦可以報止生於百一矣止生勗哉言不盡意
復爲之歌歌曰螺揭兮洩沚湘斑兮魂汜葩零瀉兮
花帷芝蓉面兮雕脂凌雲彩雲兮東西故山蕤姑兮

覓衣肘金南還分龍溪虎嘯於玄乙其自署曰神霄

東府內苑螺翠山元澄第一官闕 證覺元君陶情

英其所云七言律韻三十首一日螺翠山註曰五彩

百峰騰凌萬初帝賞大醉立賜佳名詩曰碧落岩堯

萬仞寒綠浮鸚啄滴湘欄九峯靈運三千界八柱嵐

封十一盤斜剪龍珠吞海日乳牽鳳閣嫋香蘭玉皇

拭目瞳元亂爭倚紅雲仔細看二日胭脂河註曰瓊

東宮千里紅鮮可愛內多異瑤其砂服之立昇詩曰

紺縹綉茵水鏡平芙蓉色點碧桃輕紅雲城下三江

滾紫玉樓前九曜明霞襯紅飛螢火亂內開電舞絳
鸞驚楓崖萬里聽龍吼二月春郊日乍晴三日玉笑
亭註曰彤建金梁玉瓦之亭於螺山佳處榮帝醉而
待釐來也詩曰柿來峰下倒雲漿大叫風生醉壽陽
九百四庭籠瑞靄八千六院轉官商龍飛曠影諸天
鎮鳳嘴金盤寶座香雨露恩深釐嗣穗甲輟誰不仰
君王四日八寶臺註曰彤供玉佛地鉢珠袈錫杖履
項珠貝座曇服稱八瑤在螺綱九十丈詩曰丈六金
身萬仞臺玉精石乳供如來燈光天竺蒲無偈落影

國胡珞有胎三昧俱從明鏡了九環爭上碧椹迴彤
雲百壁東王鉢億萬滔滔信水堆五日瓊花池註曰
此種蓮屬也五香異香入口經月不散池在螺山東
詩曰繡剪薰風鋪鑑池寶華和月韻琉璃錦光五色
凝嬌艷霏辭千層散彩儀誰向邗關收玉魄我從登
苑採珍奇年年爭作京垓頌豈拒雕欄九獻匝六曰
管懸山註曰彤倚土几奠徹鑿在凝凝紫氣中次日
土几成玉嶂矣因題此詩曰揮袖高頭叱海雲忽呈
嶂寶破氤氳臨臯想像鴻爲我華表依稀鶴是君

彈豈穿剛利結桑田任幻馬牛群雙傾膠雨時無幾
玉洞金厨伺錦紋七日青蓮浦註曰普陀種也五色
奇嬌四季不落香入雲霄之上詩曰慈海凌波佛頂
光酷炎冷綻碧錢香薄嵐細剪璫瓏骨軟玉極鐫雅
素粧不染雙頭新面目無瑕合璧舊瀟湘從今派演
天潢遠萬劫凝凝月一牀八日梅繡軒註曰梅合五
種清香四時改換形勅星君所手種也詩曰艷陽深
處露華濃人在瑤臺珠水中額點春窓開簡線琴彈
月窟剪香紅溪陰雪冷悲湘客州畔蘆凋慄塞翁何

似錦翻蘭麝遠瑞光浮動碧瞳矐九日紅鶴殿註曰
種出東南玉蕊天歌舞能言厥在虛明樓外詩曰誰
採朝霞巧砌成凌飛偏映柝花楹太陽火煉金鷄舞
紫壽烟涵琥鳳鳴茜柴百寧簾彩室霓粧八寶下銀
城閒來歌罷憑嬌怯醉掇遺翎笑幾聲十日絨鹿遲
註曰鹿潔白生絨線可織火浣布塔圓國所獻駕輦
日行十萬里詩曰萋青芳草映金屏絨玉啣馴九獸
靈雪酒茶苔梅點絮月穿桐影露沾萍牌封駕上圖
東紀綠錫官中署北溟紫岱光環斜鏡坐閒看率舞

躍天庭十一日杜花洲註曰五色爛熳香彩異常花
精爲十殿嫦娥亦封青著名金函詩曰斗紋線縷徹
烟霞翳鬱盈盈五色花彩袖翩翩鍾秀碧靚粧嬌媚
賈凌華月含寶鳳金籠小春綻水蠶玉蘭奢坐向曉
移人盡醉濃香薰透五陵家十二日紅雲窩註曰萬
花堆瓣彤九鳳飛珠曷踏之遊成紅雲不散矣詩曰
百花叢簇滾虹霓香宮蓮印絳泥甲帳千官瞻紫
霧貝宮萬戶燕青葵鳳毛錯落金華殿瓊浪輕盈寶
璫似去無心旋有意揮時高涼舞時低十三日瀟

王泉註曰彤主賞月下呂亭階下忽山一泉沐手遂

成美玉因賜此名詩曰碧井銀灣萬線垂參簾風動

映睛披木犀亭外珠珍幙鐵葺崖頭瑪瑙脂化石秦

娥腮有淚凌濤企帥刃含沔可知福地金元髓壓倒

蓬瀛貝馥池十四日絳桂窟註曰千桂成窟彤宴王

母忽見美女求封遂勅星君携入廣寒令爲青菩呂

雲韶詩曰丹精山上仙人種腦髓庵前玉女花碎酒

霞珠香爛爛亂拋甯絮影加加中霄蛟翅紅橋樓瓦

闕爐肋紫陣賒最是金匱吞曉日彤雲演處宴清華

十五日敲簪石註曰形似望曹敲石隨現金字八月
開峰口萬年瑤樹開黎花香滿地卽此是蓬萊詩曰
泠泠三夏碧瓊姿問月疑眸儘所思寶鳳雙飛環笑
日紅雲叢舞大圓時風生釐唱支機走雪剪形廣玉
蓋披盡道巾陽金作扇京垓聚會有剗剗十六曰藏
經樓註曰元日拜藏忽現七老形卽封爲藏史七老
叩謝而去蓋水儀晶元等佛也詩曰寶軸牙籤十萬
箱圖書龍馬闢玄黃一函清闕乾坤髓三教包含日
月光了寂不空爲道德經繪實落在文章樓高千仞

天丁護夜夜紅雲徹帝鄉十七日報歲軒註曰軒有
八門風氣隨候出入忽化白鳳能言無所不報異事
不可枚舉詩曰桑田滄海世如流萬劫籌山此處來
座下金羊驚暖淚眼前玉兔識春秋瑤娘殿上雲旌
灑陽子宮中碧杏旣報訖人間問日近黃河清處是
丹丘十八日貯月閣註曰閣原名藏春五月晦宴彤
怨思月滿輪隨上涼酒竟宵卽易此名詩曰皓魄流
香寶相圓清妍何處不娟娟秘函雙對銀笙館虛浪
出升玉蕊船鏡寫芙蓉香有蒂壺藏山水淨無烟玲

瓏管透三千頃超出陸嶼另一天十九日銀漢開柱
曰天孫綉窟水經彤院七十里可煎五色珠玉彤呼
爲銀沫砌開刻禁旨云詩曰披銀一帶鎖彤關星斗
巖華萬象噴天上玉精淋斗角人間尾間透雷門黍
花亂酒崑崙頂杏乳全澆潮海根波射萬宮光五色
蘭桃笑泛碧雲樽二十日聚香欄註曰在紅鶴殿南
有牡丹千株五色隨時四時不卸香聞四十里詩曰
十二雕欄盡白玢寶花聲裏唱流鶯月來露灑胭脂
瘦風去雲牽琥珀輕珽園龍嶺爾麝霧仙姬風骨玉

香瑩醜來忘却千宮錦倒卧瑤階碧漢橫二十一日
上池泉註曰周九里紅玉砌成照影見膝拔毛換骨
蓋山岳星日儲精地也詩曰拔毛換骨一泓銀灼灼
先天理後身太素源從金龜吐上清脈接御園春錦
紋遙帶支機影泱祖翻爲蛇女津千古秀姿誰不借
釐形雙注九陽神二十二日七龍浦註曰黃龍雄據
赤泉彤皇降置此浦以駕珠輦神通不可殫述也詩
曰濫濫桑江萬劫流電驚雷吼伏神州劔開法手沉
螭翅勢到雲衢覆蜃樓波浪一清天柱穩星光萬徹

海門秋月穿無恙澄澶影好和滄歌古渡頭二十三
曰萬歲山註曰彤冥百九十四大善于龍山忽震响
驚天有萬歲聲遂名詩曰上界嵩陽一線穿摩空岩
齋入理天精含玉腦乾坤髓形寫金圭以頌傳蒼碧
峰頭雲釀雨緝紅池畔水含烟龍飛鳳舞無雙似拱
河中倉億萬年二十四曰朝元臺註曰每子爲元彤
卽登祝以爲定規云詩曰夜夜焚香聽曉鐘健行不
总理大工已誇渡口輕身過何愛竿頭進步功荆璞
千敲白雪膩聃爐九轉御花紅寄言土玉真修日頂

認彤啓大祝風二十五日紅松棚註曰花五色
香味異常絲可爲席不焚不垢詩曰蜿蜒如線色如
脂十八公中虬髯兒犀帳千門籠絳雪肥粧九院舞
丹絲風旋蛟室迴紋倒珠滾覽裳玉手披三月桃源
開萬樹青霏影裏火龍披二十六日蒨草皆註曰草
長九尺盤旋如綠髮作簾席夏涼冬煖詩曰霏霏拂
拂緝輟痕翠色清香入玉尊共韻滄歌芳草蒂同拴
紅線紫檀根鸚穿細柳朝雲映龍掛勝松暮雨村便
宴不妨呼繡枕堦前卧玩九梅門二十七日橋濤塢

註曰八萬年一開花造酒可醉千日上巢火鷄雲蟾
諸鳥詩曰波聲滾滾大江來寶蓋亭亭翠幙開八萬
靈根插海岳京埃秀色掩蓬萊龍飛鱗甲乾坤瘦風
轉笙簧日月限幾度鈞天爭鬪後風雲直上碧崔嵬
二十八曰栢子堂註曰不花而子其形如李碧色香
緝能延壽玉名栢果形稱精李詩曰寶相靈花十大
柯冲霄虬幹舞婆娑風生八表開天藉露酒千秋接
玉竊入商爭誇水玉碎鑄奇誰識歲年多聚來百子
功成日萬歲聲中九奏和二十九曰九魚龜註曰南

海偶出飛魚神橫大士伏獻彤主置之瑤甕自此日
朝天諷咒矣詩曰法水靈檀境界寬初潛身志保平
安雲開半閃千尋影瓊建三霖九界寒天一口中涎
是雨寶懷領下珠爲丹等閒舒爪乾坤動高投青霄
十二巒三十日落簪非註曰彤主偶遊翠環嶺忽落
九龍紫玉簪遂成寶井日呈五雲龍鳳雷電光怪矣
詩曰紫龍飛下寶彤粧銀漢誰移玉蕊鄉天地渾元
開地脈陰陽融液出陽綱源通栢子流蘇影木榴桃
根雀乳香海晏河清鰲道穩萬迴六六數鴛鴦又駸

日情有一几噉雲窻公暇以觀書臨帖哦句爲私課
螺園千景端人偶拈三十韻以寫逍躍之意於萬一
今丐土玉五雲代錄附小傳之後令世之觀者知我
穩棲銀餘飛遊青末與夜臺腐焦者不同嗟嗟竟合
元神一丹注瓶誰謂蟬脫尸解者死而死耶但念雲
卿得無指酸或餘瀋泥却織甲同化人不安耳柰何
癸酉涼風十有七日情英養實舊陶姓楚生一笑漫
識於微鑿堂中楹又贈鑿堂主人札曰陶筭土青沐
過辱旂吹霄漢忽挺頭角馳逐乎十一籠豈減玉

河春浪鯀龍餘難物笑鼓耳報甲牽步叨陪大座
何幸如之感承起骨沾肉之恩敢忘草結環珩之報
而况大回不遠益爲酒酒矣詞不盡心謹寄一律傳
累請教幸賜斧藻萬感詩曰小鳥晨階啄瓣芽搔釵
抹雨捲紅紗夢迴瘦結丁香顆春盎媿醜豈菴花紅
引鶴軒榴火熱月圓風座紫輪賒奩樓劫証千京簪
霓舞爭催碧玉椽六月廿六日同十二青菩至復贈
札曰朽土不慧謬辱彤主勉吹過鑿報書楓句願我
君原笑一斑幸甚七夕同九菩至又貽札曰陶生齋

瘧耳連擾又來不知卿耐煩否今日再書十首請教
七月十七日同十一青善至又貽札曰情半莖傷質
東海波餘二十年備位銀官致身極樂幸甚矣傳詩
已完附名諸大神菩之後譬如置荆釵於玉鏡臺前
忝叨過望更何幸如之序已辱星君良誥廿七重來
捧硯妾作賓中之主卿爲主中之賓得無厭我煩數
甚耶幸達丈怒之笑笑七月廿七日同青官十善至
又貽札曰星君前序許脫稿於今日謹操赤珩紫碑
送天白儀再九叩以待焉八月初三日同地藏等八

善至又貽札曰星君大師爲我揮西玄寶錄前序公
議甚佳適金母函諭再序宜丐九天大師爲之方可
配星主而桃董稍爲緒言於後乃妥允若此是陶三
叨佳序矣謹以質之冰公裁定其所云撰三序者一
爲月宮天子太陰星君加封東木元澄宮一品右輔
印月梅一爲九天玄女太精玄一娘娘東府明元官
一品正輔加封東魯齊宋三都督史兼查四大都淵
惡善元慧靖義清瑩正直武勇文穆無上大菩薩意
鴻澄一爲金國上侍總督蟠桃園纂緝晉賜數冊加

封東宮上元洪圖正菩薩雙成董珎所云十座神者一為袁鴻澄乃玉帝次女一為梅印月玉帝長女一為李景靈一為李正甫玉帝四女即慈聖一為袁寅旭一為杞雲衢玉帝八女一為杜玉函玉帝七女一為張清元一為李華娥玉帝三女一為賈澄空即王母七女玉卮所云六月十五日同楚生過登堂之十二駕一為曹大家一為紅拂寶相藉山一為貂蟬一為紅澄一為何仙姑蕙香即八洞數一為呂太后情一為張嬌雲嬌一為袁澄妃泊白一為劉靜麻女

一爲劉無雙空之一卽陶倩英楚生一爲竇鴻夷雲
霏一爲尉遲梅笑玉瑩所云六月廿六同過之十二
駕一爲金源聖母前玉竊母一爲后土皇地祇一爲
南海觀世音一爲峨眉山普賢一爲五臺山文殊一
爲茹山穹源一爲九嶷山白衣龍光一爲馬小娥臚
玉帝七女一爲鴻川韋源卽宋太后一爲白韞玉貞
王卽佛母準提一爲楊舒儀玉環卽唐妃子一爲董
雙成玗一卽陶倩英楚生所云七夕日同過之青菩
十駕一爲玄珠一爲罔我一爲生化一爲元后真官

鐵木氏瑩覺卽忠順夫人二娘子一爲太素卽瑤池
長宮主玄射一爲桃花聖母周象賢卽邑姜一爲圓
越元君薄好卽漢文帝母一爲薊遼元君玄伯卽金
谷綠珠一爲鴻基卽瀨女一卽陶楚生所云七月十
七日同過之青誓十二駕一爲驪山老母卽斗母一
爲瑤池王母一爲藐姑神女一爲天孫織女一爲南
岳夫人魏瀛伯一爲中山教主垣亭崔尚卽鶯鶯一
爲元樞上官趙飛燕一爲瑤池中待買凌華一爲木
德教主趙合德一爲大理真官郭靈光卽光武中

一爲玄屏覺主秦弄玉一卽陶侑英楚生所云七月廿七同過之青菩十駕一爲北斗賈夫人一爲南斗郭夫人一爲巡行四大部洲金伯曹仙姑一爲北海教主盧夫人一卽前過之呂后一爲西秦之毛皇后一爲漢宮戚夫人一爲南唐耿先生一卽前過之綠珠一卽菰城楚生所云八月三日同過之青菩八駕一爲地藏王菩薩一爲東岳賈夫人一爲堯女舜娥皇一卽前過之馬小娥一爲戴雲衢字象乾一爲呂雲韶一卽前過之董雙成一卽陶楚生各有封號其

詳載之實錄將成楚生復貽主人札曰楚正侍彤天
忽得十師申奏角外附箋不覺萬苦開顏楚且驚飛
欲絕矣謹此先謝附以小絕爲致米翁千劫火馬翻
憶一念之差九天下土五世顛連再生風露那江天
輻菰蒲雲酸楚生之楚楚而楚也幸三聖吹噓前根
有賴忽而道貴善天今且名香世代苦醒甜酣陶陶
陶矣目暝沙府神王遙天價重千金人人別目豈細
事哉感恩圖報寧有已時耶謹傾倒鳴心如此如此
十座神菩亦貽札曰余問刀人動手三日矣楚生曾

來一覩否答曰楚生喜死走馬燈既去又來假事代
人日二三過獨以卿揮汗蠅書咄嗟憐嘆不置耳顯
晦開頭今昔典感或撫掌大笑忽泣下數行梨花瀉
露瓊蕊翻香聲嫋鶯唇詞傾燕口卿若見之當爲真
迷心醉矣祇恐書成賀謝之筵千百不盡薄俸作貧
卿之過也笑笑晉送索求者甚多卿姑焚百部以應
之待渠翻鑄之後則不復爲煩矣韻舉凌天霄旭晃
撼豈止一楚之快哉謙代布腹心以鳴盛感實錄既
成九月十二日王君具表上彤皇八部文元等師楚

生一百五十部焚畢亂示云楚候領書久矣有小詩
奉謝詩曰珍重瑤纖刊碧落恩懷心腐願毛胎附塵
脫却烟花額姓字香芬出禹垓又云倚英忙甚今去
九天四大老處上號送我履歷却冊望日具表朝玉
容叙容叙去後王君問十座曰道元一念偶動成此
卷帙聞楚生語令人駭請問何說座曰此事上帝已
凡若干大老會議公評俟表上命下楚生晉位一品
別加封誥脫胎換骨另是一番事體茅總戎托借十
分而卿度世開幽視釐尊玉之功不待言矣事大如

天那從風花吟嘯中得之楚生今見大老尚行屬禮
一晚晉位後與師保我輩俱頽頽矣五雲五雲尚在
睡夢間也其所云王者卽玉皇也所云形者卽神霄
東府萬官主宰紫儀娘娘也其月宮天子卽月梅所
爲序有曰龍沙欲會八百將興五陵一切備有槩於
寡人之微語與實錄之所以成哉其九天玄女袁鵬
澄所爲序有曰靈神相生兩霄表裏屬者大元十六
年三月三日我玉携師保登後官玄精山望氣偶靈
靈霄殿東南澄虛雙峰安得三支壯觀是夜風聲與

峭陡增一峰晶瑩似玉穩合無間玉帝大喜勅封玄
停仙伯有雪浪千頭起玉檣之句此上官之瑞寶東
方之助也顧我東都去靈霄百里而近廣方于里山
水護環獨益伯大晴園直北少亭亭特立之主勢此
我玉帝彤皇兩聖人意內事固我十一大皇之所預
鑒而他人誠想或不淡入此裏越數日彤皇請玉於
九寃官開賀瑞之宴忽飛來一山闌官報彤啓玉貫
輦往觀紫竦藍根提隆萬仞百峰千竅景勝玄精帝
賜賞叫絕曰有是哉璧之來奇甚也朕得穩坐如此

山足矣乃飛甍大醉封爲螺翠峰黛色凝青所以旌
彤貞也且蝶翠有羅萃之義見大聚團圓不遠立成
琅玉峰頭五岳飛之句彤封玉柱峰擎天而上所以
象元健也且玉柱有玉注之義見龍霄吞顧降崇秀
有善身誓作擎天柱之句甲爐鼎建寶瑞三千大成
天機此其一也楚生初任西玄與玉女爲朋此來東
內以彤釐作主是何等際遇而慶幸可知也其雙成
董珎所爲序有曰西玄東府是道之寄也而豈道哉
修而西玄修而東府修而西玄東府之間而西玄而

東府而不西玄而不東府與夫不不西玄不不東府
者皆可觀也陶乎陶乎吾師乎陶豈吾師乎是亦異
聞已余乃詩報王君曰草堂蕭寂舊寒飈雲夏年來
手自箋扣戶忽傳天外信開緘備述故人仙丹丘廿
載無消息青鳥今朝說秘緣始識前生蕭世璞好期
玉笑共飛寥既得書十日後感異夢乃爲詩以紀之
曰我夢臨碧海萬山高巉巖餘艘載強弩蛟龍不能
懸薄疾未蒞軍高卧出廬簡忽聞伊人約共度滄茫
淺欣焉往就之意卽凌飛艚青鳥乃傳言必俟登壇

墀我意方悵然軍宴恐加展有神甚奕奕附載志良
臆容日肅祀之可以得平善方期橫海功揮戈呼吸
揃翹翔歸十州不復更仰俛遲君將共發條忽東方
辨余之宿生亦頗自知無待今日然於此益決矣餘
生無幾唯有沉淫大道以待鸞駝馭重暝楚生於
聚生玉笑之間耳至明年甲戌夏五月病始間乃約
畧而爲記